

## 一念清明

李瑞华(梁山)

儿时,清明是门上插着的柳枝;少时,清明是“路上行人欲断魂”的诗篇,更是早晨煮的一个平时舍不得吃的土鸡蛋。

天还未亮,哥哥已折来柳枝,插进门楣旁的土墙缝。林秸扎的屋檐下,斑驳的门板旁,因这抹新绿的映衬,瞬间多了几许生机,让农家土屋有了节令的印记,更添了几分虔诚。

少时懵懂,我对这些习俗只觉好奇,心心念念的,是早餐锅里煮熟的鸡蛋。新煮的热鸡蛋,剥掉外壳,特有的芳香味很快弥漫全屋,上学临走时,母亲总会偷偷再塞给我一个,暖意摩挲掌心,足以温暖整个童年。

父亲已逝多年,母亲也于五年前离开了我们。忙碌半生才渐渐懂得,我们终究不过是土里来、土里去。土里刨食的祖先,深知土地的金贵,节俭了一生,离世时,只求一块不长庄稼的地方,一口薄棺,一抔黄土,便心满意足。

当一页日历渐渐变绿时,草就长进了心里,一扯便痛彻心扉。隔着时光的泥土,以一壶老酒作开场白,与祖先对饮,不谈生死,不诉苦难,只像寻常般,与至亲絮絮叨叨叙着家常。一场春雨,将清明润泽

得天清地明。

望着眼前一垄垄返青的麦苗,如家史里一行行的汉字,清晰鲜活地诉说往事。原野上的坟莹,或集中或分散,或孤零零地伫立,长满了枯草。冥冥中,我仿佛看见豆灯下,母亲摇着纺车,哼着童谣哄我们入睡,一觉醒来,仍能听见纺车嗡嗡作响,看到母亲一抽一扯间,将清贫的日子慢慢拉长。如今阴阳两隔,娘肯定想我们了,我们也想娘。不然,我的梦里怎会时时浮现这一场景?娘一定无数次地来过我的世界,只是我,错过了太多次,念及此处,心便一疼再疼。

娘,今天清明,我来看您了。咱家生活条件好多了,再也不用在春荒里东借西借了,您在那边别太节省,想吃啥就买啥。您的孙女都很争气,有了正式工作,还给您添了曾外孙、曾外孙女,想来您一定满心欣慰。愿您在那边好好的,保佑孩子们平平安安、无病无灾。

逝去的再也回不来了,但记忆不会苍白,思念不能释怀。惟愿天国路不远,殷殷情深可倾听;愿春暖花开,你们不再操劳忙碌;愿来生,苦难、病痛远离你们。愿操劳的父母安息,愿活着的你我,皆能安好。

## 柳风寄清明

付天伟(任城)

时逢清明,我驱车奔赴邹城故里。途经古运河,春水碧波轻漾,清风裹挟着泥土清润,温柔拂过脸颊。人间清明,便自这一脉流水悄然启程,心底漫起绵长惦念,唯有一心奔赴祖莹,寄去祭扫追思。

车行渐近乡野,田间荠菜破土萌发,一簇簇嫩绿舒展生机。村头老柳抽嫩新芽,柔条垂拂,不禁念起贺知章“碧玉妆成一树高,万条垂下绿丝绦”的佳句。轻触柔嫩柳丝,忆起儿时童趣,最爱折柳编笠,迎风嬉闹。祖母常说“柳丝绕门,岁岁平安”,每逢清明,必叮嘱我折枝插门,祈福安康。她亲手蒸制的面燕,翅尖轻点胭脂红,燕身圆润饱满,刚出蒸屉,我便迫不及待捧在掌心,即便烫红指尖也不舍放下,这便是济宁清明独有的烟火滋味,亦是刻入心底的童年暖意。

立于祖父母坟前,我俯身拔除碑后荒草,为坟头

添覆新土,将几张黄纸轻轻压在碑角。一举一动皆轻柔谨慎,唯恐惊扰二老安眠。无需繁复祭祀仪轨,只静静伫立,絮叨近况家常,诉说尘世琐碎。乡野春风再度拂面,那温柔触感,恰似幼时祖父母慈爱的摩挲。济宁作为孔孟之乡、礼仪之邦,清明最重慎终追远。这份思念并非凄楚,不过是借这清明韶光,与故人闲话,将心底惦念妥帖安放。

归途重经古堤老柳、运河岸畔,恍惚间又闻面燕的清甜麦香,柳芽的鲜润混于春风,田间荠菜鲜嫩欲滴。原来家乡的清明,藏于一草一木间,显在餐桌烟火里。先贤所求的慎终追远,从来不止恪守旧礼,更要铭记逝者教诲,不忘初心。杏花微雨,弱柳扶风,愿我绵长的思念,随春日韶光,岁岁年年,在济宁的厚土之上,温润生长,从容绵长。

## 清明是家风的一颗种子

夏雪莲(任城)

清明时节,天青云淡,风轻日暖。告别了料峭春寒的清冷,眼前是万物勃发的新鲜与明朗。老家的河畔柳丝轻扬,田间雀鸟欢唱,空气里带着泥土的清香。我与兄长们手捧鲜花、携着糕点,一同前往祭拜父亲。

如今,回老家的道路越来越好,双向四车道的柏油马路直通村外,道路两旁的树木,十多年间早已长得高大挺拔,其挺拔的姿态,正如父亲正直无私的品格,令人敬仰。

父亲离开我们已有十一年,思念之情从未消减,反而与日俱增。但我更清楚“慎终追远”的深意,今年更愿放下过度的悲伤,要在平和中感念过往。

父亲是部队退休的老干部,一生阅历丰富。按理说,他是有些人脉关系的,但他从未动用这些关系为我们兄妹谋半点私利。父亲常叮嘱我们:“自己吃饭自己干,靠谁都不如靠自己。一切要顺其自然。”这份不搞特殊、自立自强的家风,如一颗坚韧的种子,在我们兄妹心中生根发芽。如今我们兄妹三人各自安好,皆是凭借自身勤恳奋斗所得。

父亲一生忠厚孝顺、心怀担当。年少时家境贫寒,他却勤学苦读,成绩优异,是师长眼中前途无量的学子。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,他毅然放弃学业,选择参军报国,即便师长多方劝阻,但他依旧坚持到了部队。

父亲性格开朗,满心慈爱,亲手带大孙辈。他不仅教孩子识字、唱歌、背诵古诗,还是他们的围棋启蒙老师。孙子小时候,想吃非圆形的糖葫芦,卖糖葫芦的老板说:你这小孩儿也太奇怪了,糖葫芦还不吃圆的,糖葫芦都是圆的,哪有方的!我的老父亲见孙子被人质疑,马上说:“糖葫芦没有方的但是有扁的哦!”父亲一句温柔的呵护,将温情种进孩子的心里。

如今,优良家风已在第三代延续。兄长照料孙儿之时,尽显父亲当年的慈爱模样。父亲留给我们的家风,就像春日的种子,在岁月里生根发芽。逝去的亲人从未真正离开,他们化作春风,化作细雨,化作我们前行路上的光。我们将守住这份善良与温暖,传承家风,逐光前行。

## 每逢清明 倍思娘亲

李景方(嘉祥)

燕子走了又来,坟草黄了又青,我的娘亲已离去七年。每当在超市、在街上,看见几个结伴而行的老太太,花白头发,穿红披绿,背着小包,就会想起我爽朗的妈妈。

妈妈年轻时是个美人,圆润饱满的额头,大眼睛明亮有神。二姑曾对我说:“你妈年轻时是个俊姑娘,跟电影《英雄儿女》里的王芳一样!”她不但长得像明星,还爱干净、穿衣讲究,很有气质。我上高中时,她来学校看我,好朋友们纷纷惊呼:“你妈是干部还是工人?”那时,工人和农民区别明显,妈妈最爱听这样的夸赞,笑着拿出炸鱼、丸子分给大家,我站在一旁,心里满是骄傲。

其实妈妈不是工人,在医院里,她的身份是家属。爸爸是医生,为人朴实,不讲吃穿,反而不如妈妈显得有“身份”。节假日我们请她吃饭,她总是穿戴隆重:黑皮鞋锃亮,袜口雪白,裤线笔直,深红紫色的上衣配着花纱巾、阔边帽,时髦又低调。白皙的脸庞微露笑意,走路不疾不徐,颇有老干部的模样。可吃完饭就“露馅”了,她指挥我打包,自己却不动手,还特意支使小孩子提打包盒,透着几分可爱的“挑剔”。

妈妈做完家务喜欢看电视,既爱看《温州一家人》这类干事创业的片子,对成功人物满是倾慕;也喜欢《大丈夫》《都挺好》等家庭剧,每一部都看得津津有味。前几年韩剧热播,她追了几部后感慨:“不管韩国、日本,过日子都一样,一家人互相帮助、互相容忍、敬老爱幼,日子才能过好!”老人家的话,真是真知灼见。

2012年春,妈妈生病了,手术、化疗、复查接踵而至,曾经爽朗的她被病痛折磨得憔悴不堪、形同枯槁。三年后病情复发,再次手术、反复复查,她缠绵病榻,苦不堪言。2019年夏天,妈妈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每逢清明,倍思娘亲。我再也见不到娘亲忙前忙后的身影,再也听不见她唠唠叨叨的话语。伏在坟前,我痛哭失声:“上穷碧落下黄泉,两处茫茫皆不见。”娘亲,您到底在何方?

坟草青了又黄,黄了又青,妈妈已走远。如今,唯有好好照顾老爸,愿他能陪我们久一些,再久一些,也愿这份思念,能跨越岁月,传到娘亲身边。

